

若是你到畲乡来

陈 宁 徐丽雅

畲族“三月三”已经过去快一个月，小城景宁挥别热热闹闹的人群，当盛大的节日合上幕布，街头巷尾，浓厚的畲族元素并未“退场”——

鹤溪河畔，人们依然谈论着火爆的短视频、漂亮的“三公主”、壮观的祈福仪式；道路两旁，彩带图案的彩旗迎风飘扬；历史悠久的畲族村寨，隐约还能听见悠扬的山歌，身着传统服饰的本土歌者，手捧惠明茶，喜迎山外来客。

对更多的当地人而言，畲乡记忆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二三习俗，是几代人传颂的古老故事，更是无论离家多远也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。

生在景宁，长在景宁，虽然不姓“雷、蓝、钟、盘”，故乡于我，是一些温暖的片段。再访那片熟悉的山山水水，再听那寻常百姓的讲述，远去的记忆又“串珠成链”，勾连出一幕幕畲乡往事。

一杯清茶

惠明茶，是足以代表景宁的符号。顶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光环，所有的赞誉，都实至名归。

可因为一件稀松平常的往事，家乡的茶，在我的心中有着不一般的分量。儿时的暑假，随父母回老家探望外婆，走在乡村小道。隐约记得，会有人家热情相迎：“进来吃碗茶再走吧！”

父母带着我和哥哥落座，炎炎夏日，一碗绿茶清香四溢，沁人心脾。我很好奇，这是家里的亲戚吗？父母摇摇头，笑着说：畲家人就是这么热情嘞。

我把这个故事说给浙江省级乡村工匠名师雷顺平听，他笑着回赠了我另一件往事。1915年，景宁惠明茶拿下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，当年参展的茶叶正是出自雷顺平的老姑婆雷成女之手。

雷家几代人口口相传一个故事：大约百年前，家住惠明寺村的雷成女每天上山砍柴、辛勤劳作。上山下山的路上，她经过一所学校，看那里的先生学生们喝白开水解渴，便回家捎上一些自家采制的茶叶，赠予他们品尝。

这个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，雷家人传了一代又一代。虽已无从考证，但老姑婆的勤劳慷慨，就像一条纽带，延续着雷家代代做茶的热情。

当我的儿时记忆和雷顺平口中的故事交织，我们大悟，在畲乡，一杯香气扑鼻的茶，浓缩千百年来的待客之道和热情质朴的品格。

惠明茶，不负这样的盛赞。

景宁县周湖村，目之所及尽显苍翠。正值茶叶采摘的季节，对面的山坳里，能隐约望见辛勤劳作的茶人。立春过后，漫山遍野的茶叶开始吐芽，茶人们追赶一年一度的春光，天蒙蒙亮，便戴上斗笠、挎着竹篓，奔赴一场茶的盛会。勤劳的农人，“镶嵌”在绵绵的茶山中，娴熟的掐下最鲜嫩的一芽一叶，想象着炒茶时的火热场面，或是客人们品茶时的满足，喜悦的气息，在春日的茶山渐渐升腾。

一年只产一季的惠明茶，炒制工艺颇为复杂。雷家做茶多年，始终放不下匠人的“执念”。采茶、摊青、杀青、摊凉、揉捻、炒青，每个步骤里，茶叶在不断失水又回潮，雷



村民在采摘惠明茶春茶。

景宁县融媒体中心供图

顺只要用手轻轻一捏，便能知道茶叶的水分是多了还是少了，他的工作室里，无论机制制茶还是手工炒茶，成品茶的水分，要严格控制在5%。就像几代人沿用至今的“雷家茶叶”品牌，对制茶的讲究，是呼应祖辈的辛勤劳动。

说话间，雷顺平拿过一个透明的杯子，成品的茶叶虽已蜷缩变形，但却依然翠绿，可当热水与杯中的新茶相遇，几番旋转之间，茶叶又渐渐舒展，好似一片刚刚吐露的新芽。

不一会儿，茶香满屋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那个无忧无虑的暑假。而雷顺平的脑中，是不是又想象着那遥远的光景：在老姑婆灵巧的双手中，鲜嫩的芽尖变成醇香的茶叶，待茶叶成品，她又挑出品相最好的茶，悉心包裹后，慷慨地赠予那些山外来客……

一支山歌

十多年前，景宁的一台戏《千年山哈》，一举夺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。

那一年，我回乡采访这台戏台前幕后的故事，仍记得，女主角“波尼崽”出嫁的场景，畲族女孩盛装打扮，人群中，她三步一回头，恋恋不舍地走出大山，戏至尾声，响起少女天籁般的歌声——

蓝天之上有片五彩的云儿
五彩云中有只五彩的鸟儿
五彩鸟儿落到五彩的山上
五彩大山就是山哈千年的家园

夺金归来，《千年山哈》在省人民大会堂上演时，台下观众多听不懂畲语，却无不被这动情的歌声深深打动。

当我再与畲族三月三传承人、剧中演员蓝仙兰相遇时，我们不约而同再次回味起那朴实无华的曲调。生在畲寨东弄，蓝仙兰的人生，是与畲歌难舍难分的——

儿时的大山里，农人辛勤劳作，面朝绵绵青山，背靠蓝天白云，兴许是有感而发，他们放下农具，以虫鸣鸟叫为伴奏、层层梯田为装点，对着山谷，即兴唱起山歌。山与山

之间，清亮的歌声荡漾开来，不一会儿，山的那头，似又有歌声传来……就这样，你一句，他一句，天性内敛的农人，在大自然造就的“舞台”上，尽情抒怀。

在蓝仙兰的记忆里，母亲便是一位能将山歌信手拈来的勤劳女性。小小东弄村，母亲是远近闻名的“赤娘”（畲族婚嫁中，代表新娘方对歌的女歌手），没有上过学、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她，却能凭着一把好嗓子，即兴填词，唱上一天一夜的山歌。跟在一旁的蓝仙兰，见识过山歌绕梁的闹猛劲，“赤娘”与“赤郎”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唱出向长辈敬酒的深情，唱出向客人们递茶的热烈，唱出年轻男女的相识相知……

多年过去，蓝仙兰早不记得母亲当年的唱词，但也能猜出大概，说着说着，她便唱了起来：

昨日听说你要来
姐姐妹妹心欢喜
早早起在大路旁
站在村口盼您来

唱罢，蓝仙兰便去换上了一身传统畲族服饰，她头戴凤凰头饰，眉目之间，神采飞扬。再过一会儿，游客们就要到村口，她要去即兴唱上一首《迎客歌》。

望着她去赶唱歌的背影，我想象那位没有上过学的“赤娘”与音乐相伴的一生，也回想起《千年山哈》演出时，台上台下情感共融的一幕……

相传，畲族山歌仅有13种歌调，如今，源于大山的畲歌飞出大山，又飞过万水千山，年复一年，无论是那肥沃的田野间，还是五彩光华的舞台上，几代人唱啊唱啊，唱的不正是火热的生活，和人与人之间的共通的情怀吗？

一条彩带

家乡记忆中，还有这样一幕：县城的集市，勤劳的农人早早赶来，挑着扁担、拎着竹篓，将新鲜的蔬果、自家腌的咸菜一字排开，

大人们忙着讨价还价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他们别致的服装上。

藏青色的粗布开襟衫，腰间别着一条彩带，头上点缀一块缠着彩色毛线的银饰……听大人说，穿着这身衣服的，就是“畲客人”。

再见这身服装，是在畲族彩带传承人蓝延蓝的家里，木质墙面上，挂着外祖母的、外婆的、母亲的，还有她自己的畲族衣服，几代人喜欢不同的样式、颜色，唯有腰间那条彩带，是不可替代的装饰。

三色、五色、七色的彩带，是一条条连接过去的纽带。勤劳智慧的畲族百姓，用精巧的手工编织出厚实的彩带，或是做家务事背着年幼的孩子，或是上山砍柴固定刀鞘，又或是在腰间别住采茶的竹篓，在畲族的历史中，鲜艳的彩带曾与热火朝天的劳动紧紧相连。

彩带更是美的象征，蓝延蓝的家中，还保留着木质的彩带机，曾经，她和她的外婆就是赶在农闲时，坐在机器前学着编织。根根棉线穿过指尖，一梳一提之间，线与线交织，色彩与色彩重叠，五彩斑斓的彩带就在她们的手中栩栩如生。

待长长的彩带编完，家里人就会约定村里里手最巧的裁缝师傅，挑选一个吉日，上门给姑娘们做衣。那一天，家里要备上可口的三餐，姑娘拿出亲手编织的彩带和苎麻布，师傅一针一线，缝出家人对小女的深深期望。

正聊着，一群县民族幼儿园的孩子，齐齐整整地来到蓝延蓝的家中，他们特意赶来，是为了听蓝奶奶讲述彩带的故事。这位手艺人说得投入，天真的孩子们似懂非懂，巧的是，他们浅蓝色的校服上，还装饰着一条细细的彩带。

的确，条条彩带走过漫长时空，仍然点缀在畲乡人的生活里，博物馆的橱窗前，游人如织的景点中，八方来客在美轮美奂的手作前驻足观赏，赞叹畲族技艺巧夺天工……

四月的南方小城，远山含黛，流水潺潺，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，若是你到畲乡来，又怎能不说，绿水青山之间，何处不是浑然天成的“彩带”呢？

生命的花期

浦 宁

料理家务，妈妈每天穿的衣服，都是爸爸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。就像当年妈妈照顾爸爸，现在爸爸也是有好吃的，自己舍不得，都要省给妈妈吃。

妈妈潜意识里，一直在买菜、烧饭。每次回家，带他们去饭店吃饭，妈妈总是抗拒上车。“到外面花这个钱干什么？我会烧的。”

妈妈非常好客，出门只要碰到熟人，她都要热情地邀请：“到我们家来玩。”

带爸爸妈妈和朋友聚餐，妈妈每次都很恍惚，以为在自己家里，每次举杯，都喝得格外豪气：“干杯！来啊！”

妈妈的病情愈发严重。上周末回家，带爸爸妈妈出去吃饭。挽着妈妈的手，明显感觉脚步迟缓了很多。带到餐桌旁，我叫妈妈坐下，妈妈左右转了几圈不知所措。妈妈爱吃的红烧肉上桌，我连夹了两块放在妈妈碗里，妈妈夹起一块就要递给我：“你自己呢？”

想着漂亮、能干的妈妈，被岁月侵蚀得如此孱弱、不堪；想着含辛茹苦养大我和弟弟妹妹的妈妈，在快忘了自己的时候，却还记得捧在掌心里的孩子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忍不住掩面而泣……

从洗手间平复心情回到座位上，妈妈直愣愣地看着我：“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”她还用手指指了我的眼睛，心疼地说：“你的眼睛怎么红了？”

“出生时9斤，人称九斤姑娘。”爸爸的

幼儿实录记录了我幼年的点点滴滴，却没有记录妈妈为此差点搭上性命。妈妈生我时大出血，当时医疗条件不发达，是外婆用糖水一点点喂，才把妈妈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

妈妈并没有因此而退却，两年后生下我的弟弟，第四年后又生下我的妹妹……

生病前，每年带爸爸妈妈外出旅游，妈妈总是会背一挎包，里面装着存折、钱，她不但是家里的“财政部长”，还是百事通，小到家里的东西放哪里，大到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，只要问妈妈，一问一个准。

生病后，妈妈却连基本的生活料理都成了难事。妈妈身材好，又爱漂亮，每次衣服穿搭，都时尚、得体，同事、朋友见了，无不夸妈妈气质好，长得好看。前阵子，妹妹给妈妈洗头，妈妈一时清醒，突然感慨：“我吃什么东西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现在的衣服穿得像什么样子啊？”

许是从小节约惯了，我们给妈妈买的新衣服、新围巾、新鞋子，她舍不得穿，眨眼被她藏得无影无踪，问她藏哪里了，却怎么也记不起来。

上个周末，带爸爸妈妈去赏花。油菜花开得正旺，层层叠叠，起伏在山坡上，就像春天种下的金色梦海，无边伸向远方，和蓝天相接。妈妈在油菜花海里笑得像个孩子，甚至还会像孩子一样使使性子。爸爸一个劲地哄着妈妈，妈妈被宠得像个公主，爸爸妈妈步履蹒跚，但在明晃晃的太阳下，我分明看到了爸爸妈妈年轻时也在这样的油菜花

海里欢快、雀跃的身影。

每年必看的梅花，今年去得迟了些，梅花已经开谢了。在树影横斜中来回走动，寻梅不遇，我有些怅然。突然，先生像发现新大陆，大叫：“看，这边的树枝上还开着！”

我扶着妈妈，和爸爸一起闻讯赶过去，果然，斑驳的树干、树枝上，零零散散开出了鲜艳的梅花，或一枝独秀，或三五成群，娇弱的身躯冲破粗壮、强硬的阻挠，在春风里起舞，绽放最美的色彩，奏响生命的乐章。

我凑上前闻了闻，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。繁花凋谢，这小小的几朵才从夹缝中博得生机，获取阳光、雨露，蓬勃绽放，生命的顽强让人叹为观止。

梅林中间是一片空旷的小广场，不知是不是受梅花绽放的影响，妈妈情不自禁跳起了舞。生病前，妈妈和朋友每天在我家门口跳广场舞，爸爸还特地买了音响，每天一到点，就把音响搬到家门口。爸爸对妈妈的爱，没有甜言蜜语，却尽在日常的点点滴滴。

人的一生，走着走着繁花似锦，走着走着又暮色四合。生命的花期，不尽相同，但生命的坚韧，美美与共。世界赠予的疾病、衰老，无力抗拒，不期而遇的美好，却在任何时候都能为生命锦上添花。

回程路上，妈妈有些累了，沉沉睡去。满是皱纹的脸、花白的头发，仍掩饰不住她的清秀、温婉。做个好梦，春天用声音奏乐，用色彩描绘，生命的花期，四季芬芳。

心香一瓣

杏花飨

草 原

古人说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可我看到的杏花怎么大都是偏白的呢？于是，4月中旬的这一天，我把所有的目光都搬进了北国的杏花园里，狠狠地欣赏了一回一片一片妩媚的“四月雪”。

杏花开了！从远处望去，辽宁大孤山的杏花早已建了一个异常庞大的“群”。漫山遍野，灿若星河，已经跨越了地域的概念。不仅山坡上一片白色，而且家家户户也都是祥云蔽户；但不是一个孤山镇白雪皑皑，就连邻乡大地也是银白一片。洋河沿岸、孤山脚下、湿地近旁、市居农家，尽是好像飘着片片的白云。举目四望，两眼顿时沦陷在茫茫白雪之中。

走近一看，杏花的样子千姿百态，花蕾、花苞，还有盛开的花朵争奇斗艳，好不热闹。夕阳的余晖下，那一朵朵的花瓣在枝间斜倚而卧，晶莹得如刚出浴般剔透。每一棵杏树就有成百上千朵杏花，这一眼望去自然像落雪一样满目皆白。这时的杏树只是一色的粉白竞开，还没有一片绿色的叶子生出，真的就像苏轼老先生说的那样“争开不得叶，密欲无条”。

此时北国的季节里，迎春花虽在悄然开放着暖昧的黄色，白玉兰的花骨朵还摇曳在梦的边缘，但都没有杏花来得真实——她已从容地走进了诗行，就像刚睡醒的仙子一般袅袅婷婷、绰约约约，娇羞地偷看着美丽的春光。她单个的花朵按照五瓣完美组合，每瓣呈七十二度开放，花心则捧着细腻的几缕情思颤颤地伸向空中，温柔地像一句句悠扬的情话流淌在清清淡淡的风中。又像晶莹的琉璃，还似出水的玉饰，更如粉白的素琴，信手一挥便弹响了香音缕缕。娇嫩的花朵好似白雪刚从天宫飘落下来，举目望去，铺铺展展地扩大成片，像浓雾间隐飘着晶莹，像烛光中隐透着清纱，像渐绿里泛着洁白。我突然嫉妒起蜜蜂来，面对如此多广的白皙，它可随意采撷着这山野中的闺秀碧玉，任谁也无法阻挡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把杏花当作静海，用那小小的柔爪将一缕缕丝线探出了涟漪，尽皆收藏起妩媚和娇羞。

杏花半卧在柔情的花树上，微睁的眼眸睥睨着温馨的天地，什么也不说，如在自家檐下默默地坐着时光静心小憩一般，却也用纯洁和美艳引得不少游人前来观赏。俊男靓女欢快地谈论着，相机手机不时地闪烁着，各种食品的芬芳争先恐后地诱惑着，都在记录着大好春光留下的馈赠。于是，在人们的笑声里，杏花也笑了，由衷地笑了。那一树树洁白的嫩瓣，在肆意与人接近的旷野山巅中笑了，笑得让每个人都想把杏花轻搂怀中，形影不分地与这柔美的天使私语百年。

不觉间，天光渐渐隐去。我知道，太阳要睡了，杏花要睡了，蜜蜂要睡了。我的心也很想睡在这里——我能掬几朵这小小的精灵偷偷带走吗——我的梦中若能飘荡着杏花淡淡的鼾声，那该多好！

屐处留痕

古渡风华

陈公炎

佛堂古镇，恰似一本厚重史书，每一次翻阅，都能让我读到别样故事。

前两次我与它邂逅皆在夜色笼罩下，此次，我们择阳光明媚之日走进，欲探寻被夜幕隐匿的景致。风轻拂脸庞，带着丝丝冷意，还裹挟着义乌江独有的气息。这气息似有若无，却又清晰可感，仿佛岁月使者，在我耳畔轻诉古镇过往。

我们先来到万善桥。眼前的万善桥，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，静卧于义乌江之上。它身上的每块石头、每道纹路，都镌刻着时光印记。这座桥，不仅是连接两岸的建筑，更似一条无形纽带，穿越时空隧道，将古镇的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。

站在万善桥上，冬日阳光洒在江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宛如无数细碎钻石闪烁。义乌江悠悠横穿古镇，江水在寒风中泛起层层涟漪，发出轻柔声响，似在低吟古老歌谣。江两岸，依水而建的商铺民居错落有致，白墙黑瓦在阳光下散发着古朴宁静气息。它们鳞次栉比，如忠诚卫士守护着这座千年古镇。

万善桥始建于清乾隆初年，是一座浮桥，承载着古镇往昔繁华岁月的印记。它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齐心协力、慷慨相助的结晶，因这份汇聚万千善意的筹建而得